

《大师和玛格丽特》女主人公的现实原型和女性形象

文/余晓青

余晓青,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生。

俄罗斯文学从普希金创造了《叶甫盖尼·奥涅金》中的达吉雅娜、《上尉的女儿》中的玛丽亚等诸位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开始,在往后的19世纪、20世纪中,出现了安娜·卡列尼娜、卡秋莎·玛斯洛娃等一系列优美的女性形象,被人们称之为“俄罗斯妇女的画廊”,^①这些女性形象为俄罗斯文学增添了无限的美丽与魅力。《大师和玛格丽特》里的女主人公玛格丽特延续着达吉雅娜式“永恒女性”形象,风姿卓越,对爱忠贞,汇集了传统贤妻式女性的所有美德,俨然是完美的化身、人间的天使。然而,从性别视角重新审视这一形象,玛格丽特无疑是男性作家作为叙事主体的想象型叙事模式的产物,是男性作家话语下的“空洞能指”,是一个被异化的他者。本文将从《大师和玛格丽特》的文本出发,追溯玛格丽特这一形象的现实原型,用性别视角分析玛格丽特的人物形象,解构作家米·布尔加科夫塑造女性形象背后所隐藏的父权话语。

一、现实原型:以妻子为原型塑造人物

布尔加科夫自1928年起开始创作《大师和玛格丽特》,从1928年到1940年逝世这期间的12年,他一直在撰写这部小说,前后共修改了8次。小说的题目和内容在这期间也出现过较大的变动。最初,小说并没有玛格丽特这一人物。玛格丽特在1931年的原稿里才首次出现。学术界普遍认为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是玛格丽特的现实原型,这一观点在多篇学术著作和论文中均有提到,例如刘祥文的《人神魔交融的“三位一体”:〈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女主人公形象分析》,但都只是一笔带过,缺乏论证。本文将从现有资料出发,对此观点进

行进一步的论证和梳理。

首先,回顾作家的个人经历,1929年秋天,布尔加科夫结识了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1932年10月3日,布尔加科夫与她正式结婚,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成为布尔加科夫的第三任妻子。布尔加科夫的前两任妻子都是世袭贵族,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父亲是一名普通的纳税检察官,他是一位犹太人,担任六等文官的职位;她妈妈的父亲则是一位东正教神甫。布尔加科夫与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战胜了当时根深蒂固的反犹太思想,勇敢地结合在一起。1931年,玛格丽特在原稿中首次出现。从时间发展顺序来看,布尔加科夫结识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在前,把“玛格丽特”写入书中在后。这为“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是玛格丽特的现实原型”这一论点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其次,有关资料显示,1949年11月27日,布尔加科夫的朋友帕维尔·波波夫曾写信给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表达他第一次读《大师和玛格丽特》时的阅读感受,他在这封信中说道“标题中的玛格丽特是您本人”。^②作为布尔加科夫和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共同的朋友,帕维尔·波波夫的话具有较高的可信度。

最后,玛格丽特和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有着相似的命运——遇见作家以后,抛弃原先的家庭和富贵的生活,一直追随作家,鼓励作家创作。我国著名的翻译家、作家高莽在其著作《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里讲述了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的生平。“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原是西洛夫斯基中将军的妻子,丈夫身处高位,为人正派,生活富裕,还生有两个儿子,家庭是幸福的。可是当她认识了作家布尔加科夫之后,感到这位性格刚烈的人才是她的命运归宿。她在痛苦中结束了以前的家庭生活,与这位穷作家结合在一起。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布尔加科夫,从此二人共同经受了欢乐和苦难。”^③在小说中,玛格丽特的具体情况与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的真实情况如出一辙。

玛格丽特这一人物形象最明显的特征就是无私地爱着大师,“玛格丽特-大师”这一情感关系是现实生活中“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布尔加科夫”的写照。玛格丽特和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最大的共同之处是对于作家的爱情,源于这份爱情,二人对作家的创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在现实生活中,叶莲娜在布尔加科夫完成《不要写!》的时期给予了他很大的鼓励与支持。在布尔加科夫病重期间,叶莲娜代替他执笔,修改《大师和玛格丽特》原稿。

在原文中,玛格丽特对大师一往情深,欣赏大师创作的小说,认为“她的全部生命就寓于这部小说中”。^④在大师失踪之后,她万分痛苦,她珍藏着关于大师的物品:大师的照片,大师作品的原稿,写着大师名字并且存有一万卢布的存折,几片干枯的玫瑰花瓣,她把这些物品视为“她一生中惟一珍贵的东西”。^⑤为了探寻大师的下落,玛格丽特鼓足勇气答应阿扎泽勒去见一位外国人,误以为要对这位外国人以身相许,玛格丽特怀着拯救大师的心愿,仍然同意前往,“为了他,我一切都在所不惜”,^⑥其中的深情溢于言表。

综上所述,玛格丽特这一人物形象是由叶莲娜为现实基础塑造的。艺术源于生活,更高于生活。米·布尔加科夫在创作小说的过程中,把他的妻子作

为现实原型写入书中,同时也加入了艺术加工和唯美想象。例如,玛格丽特用了回春脂之后重返青春,在夜空中自由飞翔;玛格丽特受邀参加魔王沃兰德的舞会。这些精彩桥段为小说添加了迷人的魔幻色彩。就人物内在的、核心的性格特征而言,布尔加科夫笔下的玛格丽特集中体现了传统的贤妻式女性的所有美德:忠贞、善良、美丽、温顺、服从,是一位“天使”型的女性。

在小说的结尾,玛格丽特和大师有情人终成眷属,在魔王的帮助之下,获得了永恒的宁静和幸福。在现实生活中,布尔加科夫于1940年病逝,叶莲娜为布尔加科夫遗作的出版,做了各方面的努力。她曾写信给斯大林,讲述布尔加科夫作品不被出版的遭遇,力图得到斯大林的帮助。1966年,《莫斯科》杂志终于愿意发表《大师和玛格丽特》,但由于篇幅所限必须删改一部分。杂志出刊之后,叶莲娜为美妙的段落的删除而落泪,正如玛格丽特因大师的小说被焚烧殆尽而落泪。此时,现实世界再次与文学世界相重合,叶莲娜之于布尔加科夫的爱,玛格丽特之于大师的爱,相互映衬,融为一体。

二、人物形象:男性话语下的“空洞能指”

《大师和玛格丽特》共包含着三个叙述时空:现实时空、魔幻时空、永恒时空,玛格丽特在不同的时空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⑦在现实时空中,玛格丽特是大师的秘密情人和红颜知己,她对大师一见钟情,仰慕大师的才华,把大师的小说视为生命和珍宝;为了大师,她愿意舍弃家庭,放弃舒适的贵族式生活。在魔幻时空中,玛格丽特化身为一个具有超能力的魔女,在夜空中自由飞翔,到迫害大师的批评家拉铜斯基家肆意地进行破坏,为大师报仇雪恨;为了拯救大师,应邀参加魔王沃兰德的舞会。在永恒时空,玛格丽特和大师破镜重圆,飞离莫斯科,获得了永久的宁静和幸福。

在整部小说中,玛格丽特都是为大师的存在而存在的,她爱着大师所爱的一切,比如大师呕心沥血创作的小说,恨着大师所恨的一切,比如迫害大师的文学界人士。在“大师和玛格丽特”这一关系中,大师始终处于中心地位,玛格丽特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她毫无自身独立性,只是大师的附属和陪衬,是一位“天使”型的女性。美国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家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在《阁楼上的疯女人:女作家与十九世纪的文学想象》一书中指出,男性作家在创作中最常创造出“天使”与“妖妇”这两类妇女形象。为男性无私地奉献青春、牺牲一切,既温柔美丽,又乖巧顺从的女性,即是“天使”。反之,不肯顺从男性,损害男性的权威,给男性带来灾难、造成不幸的女性,即是“妖妇”。^⑧玛格丽特显然是“天使”型女性的典型代表,为了爱情甘心牺牲一切,具有无私奉献的精神。

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玛格丽特在大闹“戏文”楼、破坏拉铜斯基的家时表现出了野蛮的、作恶的一面,与以往的形象截然相反,但她的出发点是为了替大师报仇,她的恶是为了维护善,因而获得了道德上的合法性。她的一切行为和一切态度与其说是站在自我的立场,不如说是站在大师的立场。她只属于大师。

布尔加科夫在塑造玛格丽特时,既是基于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这一现实原型,基于作家的个人经验和个体无意识;也源于俄罗斯民族在漫长的文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对圣母的崇拜这一集体无意识。^⑨布尔加科夫把他的思想观念中的所有应当属于女性的美德和品质全都赋予在玛格丽特身上。这些品质既包括叶莲娜·谢尔盖耶夫娜身上所具有的为爱情勇敢追随作家、鼓励作家创作的无私与伟大,也包括俄罗斯宗教哲学的核心索菲亚学说里“永恒女性”所具有的“爱”“智慧”“美”“善”等美好品质。玛格丽特被作家美化,成为一个近乎完美的女性形象,蕴含着作家对女性的美好期待。正如余华在谈论布尔加科夫及其创作时所说的,他认为,玛格丽特“是布尔加科夫内心的所有爱人,是布尔加科夫对美的所有的感受,也是布尔加科夫漫长的人生中的所有力量。在玛格丽特这里,布尔加科夫的内心得到了所有的美和所有的爱,同时也得到了所有的保护”。^⑩

不可否认的是,玛格丽特的形象及其特征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她是一位男性作家对于“他者”的想象与表述,植根于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期待与要求。在这部小说中,玛格丽特无疑是男性作家作为叙事主体的想象型叙事模式的产物,是男性作家话语下的一个扁平化的、概念性的人物,是一个被抽离了真实的、具体的所指的“空洞能指”。这是父权制话语所构建的神话,遮蔽了女性存在的真实面貌。无论男性作家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天使”还是“妖妇”,对女性形象的艺术加工是“美化”还是“丑化”,都脱离了女性的真实存在情况。玛格丽特这一形象带有浓重的父权制社会的意识形态,读者应以审慎的态度欣赏玛格丽特身上的美好品德,它是男性话语所赋予的,而非女性自我形成的。“被囚禁于男性文本之中的性格与形象”,是一种想象,而非一种现实。

注释:

①徐稚芳:《俄罗斯文学中的女性》,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②[英]莱斯莉·米尔恩:《布尔加科夫评传》,杜文娟、李越峰译,华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270页。

③高莽:《灵魂的归宿:俄罗斯墓园文化》,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51页。

④⑤⑥[苏]米·布尔加科夫:《大师和玛格丽特》,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46页、第224页、第223页。

⑦刘祥文:《人魔神交融的“三位一体”——〈大师和玛格丽特〉中女主人公形象分析》,《当代外国文学》2009年01期。

⑧[美]桑德拉·吉尔伯特、苏珊·古芭:《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作家与19世纪文学想象(上)》,杨莉馨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2页。

⑨梁坤:《俄罗斯文学传统中女性崇拜的宗教文化渊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03期。

⑩余华:《布尔加科夫与〈大师和玛格丽特〉》,《读书》1996年11期。

(作者单位:厦门大学人文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斯扬)